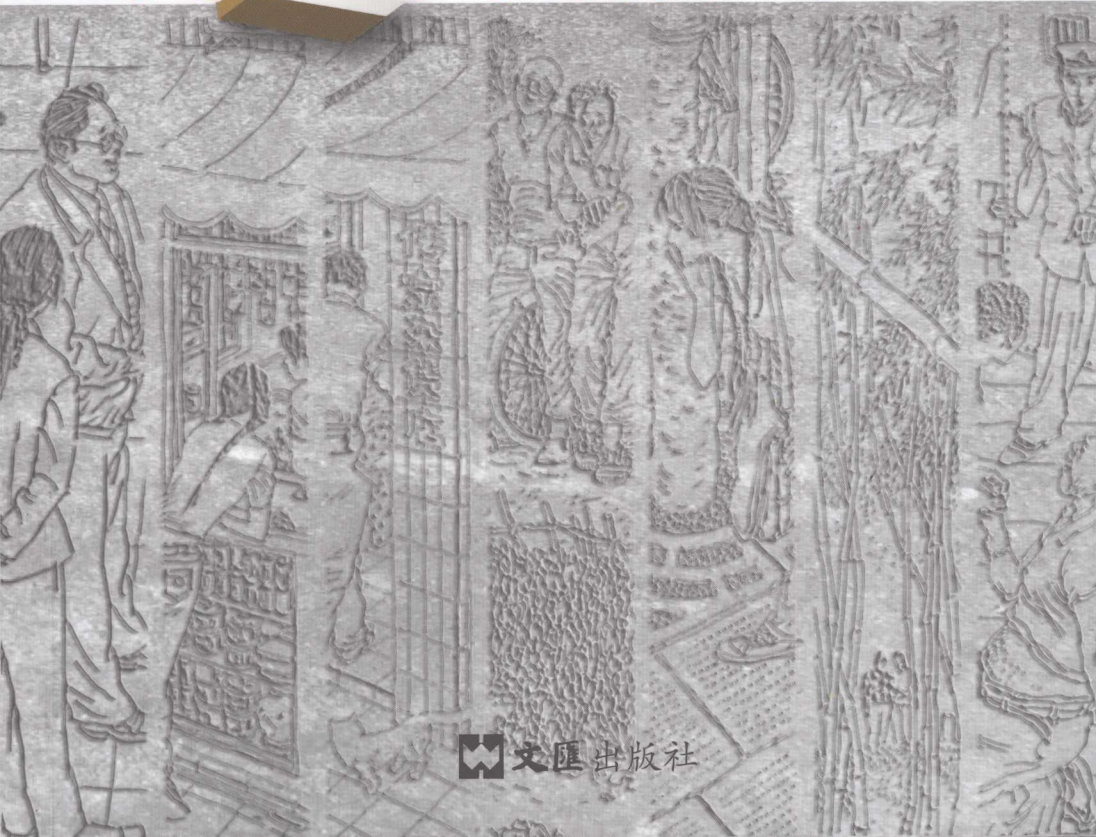


伴文丛书

Cheng Bei Bai Xiang Ren

城北白相人

周良国 / 著



文匯出版社



Cheng Bei Bai Xiang Ren

城北白相人

周良国 著

 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城北白相人 / 周良国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09. 11
ISBN 978-7-80741-693-7

I. 城… II. 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75334 号

城北白相人

(伴文丛书之二)

出版人 / 桂国强
策 划 / 沈振明

作 者 / 周良国
绘 画 / 桑麟康
责任编辑 / 乐渭琦
装帧设计 / 张 晋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/ 上海译文印刷厂
版 次 /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/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/ 890×1240 1/32
字 数 / 310 千
印 张 / 11.25

书 号 / ISBN 978-7-80741-693-7
定 价 / 26.0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	梅兰竹菊	1
第二章	贾志高	35
第三章	褚菊英	64
第四章	张乾坤	100
第五章	赵天人	141
第六章	牌 友	188
第七章	周文珊	227
第八章	红梅和秀兰	263
第九章	想竹和是男	293
第十章	春夏秋冬	322
尾 声		348
后 记		353

第一章 梅 兰 竹 菊

梅兰竹菊

1



天还没有断黑，翠园村白相相麻将室已灯火通明了。

翠园村是一个被高层建筑、居民小区和纵横交错的街道包围着的城中村。白相相麻将室设在一幢二上二下的民房内，是前店后室的格局。临街一间连带着依阳台搭建的违章建筑，是一个名叫“传宗”的小杂货店，虽然布置成小超市的样子，但村民们仍称之为小店。其余的房间则是几个棋牌室。楼上是主人一家三口的卧室和生活间。

这时，店主贾志高在门口不断地打着手机，联络客人。他的妻子王盼儿在麻将室里安排桌凳，分发筹码，泡水冲茶。他们的女儿王是男照料着小店的营业。门外摩托车、助动车、自行车歪歪斜斜地停在遮阳篷下，更多的是停在街对面文化楼车棚的围墙下。三五成群的

麻将客或站或蹲或倚在自家的坐骑旁，大谈牌经。间或也有人冲着贾志高正在接听的手机吼上一声：“三缺一，快来！”“黄汤少灌点，吃饭吃快点！”

突然，一辆摩托车在暮色中疾驰而来，驾车的是本村村民张乾坤，麻将室的常客，在门外滞留的麻将客都认识他。纷纷打着招呼：“乾坤哥，今天来得早嘛！”多数人连寒暄的话都未及出口，只来得及喊叫着不同的称呼：“大哥”、“阿坤”、“老张”……他们发现张乾坤并不在麻将室停留，摩托车冒着白烟径直向小街东边 200 米处的翠园路驶去。

翠园路是春江市新辟不久的城北地区的南北街道，店多成市，逐渐形成了助动车一条街。张乾坤在转角处的捷达车行门口刹车停下后，就不住地向路南张望，似乎在等着什么人。

随着一声刹车声，一辆红色的帕萨特私家轿车停在张乾坤的身前。私家车的急剧增加成了春江市迅速发展的一大标志，可是车泊位严重不足，好在一到夜晚在商店歇业时，翠园路和小街的拐弯处是可以勉强泊车的，这正是张乾坤选择的合适地点。

车门一响，副驾座位上踏出一只 40 多码的大脚，要不是脚上穿着一双新款的高跟鞋和脚上方露出曳地长裙的裙摆，一定会认为脚的主人是个高大的男子。随着车门砰地一声关上，张乾坤身前已赫然立着一个人物。此人高大是高大了，却是个三十大几的盛装女士。驾驶员也从座位上下来，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娇小女郎。给人的直观印象，这两个女人应该从司机和乘客的位置调换一下，似乎更为合适。

盛装女士招呼说：“没有迟到吧？”

张乾坤回答：“正好，离约定时间内还有两分钟。”说着领着两人，向白相相麻将室走去。

小店外麻将客已有不少进了场子，剩下的几个人贪婪地望着两个女人，露出惊愕的目光，互相悄声说：“原来阿坤带来了新的搭子。”

张乾坤引着两个女子从小店门口的柜台绕进了隔壁的一个房间。这是与小店并排的正房之一，只是没有违章建筑，所以比小店门面缩进去两公尺，临街也没开门，但有一个铝合金装饰的大窗，窗上

方是“白相相麻将室”，仿宋体揭字帖。原是店主老人住的卧室。老人去世后，现在成了麻将室中最为宽敞亮堂的一间，摆着两张麻将桌还显得很宽绰。贾志高附庸风雅地将它命名为“梅室”。

一行三人进入了梅室。高大女士提出了疑问：“不是讲好了来谈事的吗？怎么会是麻将室！”身旁的娇小女郎也露出惊异的神色。

张乾坤解释说：“一边搓麻将，一边谈事，比在咖啡厅、茶室气氛活跃，容易解决问题。”他似乎对娇小女郎比较陌生，不由多看了几眼。高大女子介绍说：“她是我妹妹秀兰。本来是一对一谈事的，因为你是本村人，又是对方的街坊邻居，只会向着她的，所以我把妹妹带来平衡一下，再说，总要有人给我开车吧！”

张乾坤似乎对这挑衅的话未加理会，他不想把事情一开始就搞砸，只是抬起手腕看了一下表，一边从口袋里摸出了手机。

“真不像话，一点没有时间观念！”高大女士对谈事对象的不准时大为恼火。凭她的身价只有人家等她的。

“刚到时间，我打手机催催！”张乾坤说着按起了手机号码。但才等他按了三个数字，只见门口影子一闪，忙说：“这不来了吗！”

确切地说，在门外闪动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女人的大“妈妈”。本地人都称女人的乳房为“妈妈”。这个女人的乳房确实够大，而且高耸、挺拔、圆润，一动一颤，跳跃欲出。人未进门，乳房先到。女人进门后，见到高大女人已先期到达，指桑骂槐地开口就骂：“讨债鬼缠得我差点误了大事。”原来她刚要出门赴会，儿子小强非要逼着她要钱去网吧玩游戏，死缠活绕，做娘的只好拿出搓麻将的赌本给了儿子，这一耽搁，差一点迟到，失了面子。

张乾坤不想让高大女士误会，打圆场说：“她在骂她儿子。”

高大女士也不想让对方的泼辣气势压倒，顺口也骂了一句：“真是个烦人的讨债鬼！”虽也是骂人的话，却也无从挑剔，两个女人今天要谈的事就是这个“讨债鬼”小强的归属问题。

高大女士名叫辛红梅，想抢得先机，率先开口，“大妈妈——”称呼一出，立即引起对方极大反感。她怒目圆睁：“你叫谁？我坐不改

姓,行不改名,叫褚菊英!”连娇小女郎秀兰也感到红梅过于唐突,就扯了扯她的衣角。

辛红梅解嘲地说:“我跟着我儿子称呼大妈妈,不对吗?”这明明是语喻双关,看似尊重,实是揶揄。

菊英当然不买账:“‘大妈妈’别人可以叫,就你叫不得,我不喜欢!”

秀兰则知趣地调解:“应该叫大姐才对!”

菊英与红梅是前后妻的关系,客气一点可以姐妹相称,平常的话可以直呼其名。但在当地依旧把前后妻称作为大小老婆,可谓是大老婆得理,小老婆得利。菊英得理不让人,哼着鼻音说:“照老法子,小妾见了正房是要叩头的。”

“你——”红梅脸上青筋暴涨。

“你——”菊英胸脯起伏跳动。

双方一副剑拔弩张的架势。这时作为调解人的张乾坤不得不出面了。今晚他受到菊英和她的前夫双方的委托,在白相相麻将室拉场子,吃讲茶。原是想取得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,现在双方一见面就变成了一对好斗的母(公)鸡,这怎么行呢?他哈哈一笑:“称呼不就是个代号嘛,小事一桩,大家还是坐下,边搓麻将边谈事吧!”

看来双方都不想把事情弄僵,有了落场势,便见好就收,纷纷围着麻将台坐了下来。

菊英是个出名的麻将迷,便缓下口气说:“老规矩,搓麻将应该先扳座位。”

秀兰见红梅被抢白了一顿,气还不顺,就趁势协调说:“在场的都带着花名,红梅、秀兰、菊英,只是缺个竹花,张先生就权为代替了吧!”

菊英泼辣是泼辣的,但不够细心,她不明白梅兰竹菊的排列,自己已落了个下风。她急于要打牌,也顾不了那么多,说:“阿坤家有两棵竹子哩,琴竹、想竹,他坐竹位正合适!”

搓麻将是按东南西北方向扳位的,梅兰竹菊原是麻将牌中四只

野花花名，用它取而代之也别具新意。只是张乾坤听到家中两棵竹子琴竹、想竹的名字，眉头微皱，若有所思，不过想到他今天的使命，也就按着位置坐了下来。

这时，老板娘王盼儿进来，依次给四个人泡上了茶。张乾坤关照了一句：“盼盼，事先我同贾志高打过招呼，梅室今天我包下了，不要有人来打扰，热水瓶放在一边，我们自己会续水的。”王盼儿答应一声，出去把门碰上了。

这是一张港式自动麻将台，台上方的双管日光灯，把台面上的绿绒照得非常鲜亮，也照得分坐四边的梅兰竹菊三女一男的形象十分清晰。

红梅一头时尚的陶瓷烫。这种发式最大的特点是长短适宜，卷曲自然。红梅巧妙地利用披在脸前并且不时变动的绉绉卷发，使她那张国字脸稍显清瘦些。她上身穿一件掐腰西装，却别出心裁地在脖子上打个大红的蝴蝶结，这又增添了脸部的色彩。蝴蝶结上两根长飘带直垂至胸前，遮盖了她扁平的胸部，下身的曳地长裙足以使她嫌粗的腿部和嫌小的臀部不致露相，一双大脚则以皮鞋的高度冲销了。

与红梅相比，坐在下侧的秀兰则透出十足的女人味，一头瀑布式的黑发在脑后顺势而下，精致的五官、白皙的皮肤、匀称的身材、合身的衣着，都透出漂亮女人的气息，只是投手举足、言谈举止还脱离不了农村姑娘的模样，以时下众所推崇的淑女形象来衡量，虽不中，也不远了。

坐在一侧的菊英则另有一番风情，她不像红梅的男相，也不如秀兰的女人味，但却有男子的豪放气概和女子的妩媚，黑眉大眼，鼻挺口端，浓密的黑发在脑后高高地盘着一个时兴的发髻，上身穿团花唐装，下身着宽脚裤，脚上踏绣花坡跟鞋。这种装束，既符合她40出头的年龄，又有点像旧时上海滩的白相人嫂嫂。即便不事装饰，她也是个漂亮的中年女子，如果加上她那丰满的乳房和略显福相的身材，那可称得上相当性感了。

与三个女人相比，张乾坤十足地显示了男人本色，坚毅的脸庞、

结实的身坯,40多岁,正当盛年,一米八的个子、整齐的小平头,黑浓的连鬓胡一直延伸至敞开的夹克衫的胸部。那一丛时隐时现的胸毛还连续向下延伸,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。在现代影视剧中把生角分为儒雅书卷、英俊潇洒、奶油青春、硬朗刚强等派。越来越多的影迷粉丝追逐上了硬朗刚强这一派,他们可正可反、可善可恶、可警可匪,戏路子宽,适应广泛的观众人群。在生活中,张乾坤显然属于这一派的。他在翠园村很有人望,特别是一些中年妇女喜欢和他打逗取闹,尤其是菊英见到他时,总有一种脉脉情意,其实男人们也喜欢与他相交。村里有许多疑难之事都由他出面排解。如今,他正在调解大小老婆之间的纷争。

其实这个事说复杂也复杂,说简单也简单,就是关于“讨债鬼”小强的归属问题。菊英是那个男人的前妻。本来夫妻也算恩爱,特别是有了儿子小强之后,更添温馨。谁知男人有钱就变坏,自从当了南方建筑公司的老板后,竟然与公司当财务的红梅勾搭上了。菊英是个好强的人,哪能受这种窝囊气,决然地与男人离了婚,儿子小强判给了男人。后来男人吃了官司,红梅管不了小强,就将小强转给菊英抚养。一年半后男人刑满释放,按规定小强应回到男人身边,但红梅不肯,她在男人服刑后也生了个儿子。认为小强由亲生母亲照看更加妥当。其实是怕小强来家抢了儿子的鲜头。菊英虽然与小强母子情深,但不愿“便宜了那个婊子”,坚决要把小强退回。男人两头为难,辗转托人请张乾坤调解。菊英也找过张乾坤,请他无论如何要帮帮自己。于是张乾坤受甲乙双方委托,当上了调解人。

张乾坤还是那句话:“我们边搓麻将边谈事吧!”

麻将声中,一场艰难的谈判开始了。



梅室的谈判正紧张时,白相相麻将室的兰室、竹室和菊室也基本成局了。兰室在梅室的北边,中间隔着个商店的库房。这里原来也

是库房，为了多留些牌客，就将它腾了出来。兰室比较狭小，再靠北是厨房。照明通风都不好，但比较隐蔽，再说只放一张麻将桌，也较清静，倒对了老年麻将客的胃口。

四个麻将客已扳好座次，各就各位，正在清理筹码。所谓筹码不是通常所见的那种红红绿绿的塑料圆片，而是一副扑克牌。不知是哪个赌友发明的，将扑克牌黑桃、红桃、梅花、方块分成四份，每份从A到10，按牌面计数加起来共为55，国王、皇后、将军三张老人头各算15，总算起来正好100，也就是一副扑克牌总共可抵400元，每人拿一种花色，就是100元。白相相麻将室输赢也就是这个尺寸，此即所谓“小来来”。如果输满100元，则用现钞支付。玩法是通行的本地麻将，就是“只准碰，不许吃，二百四，硬自摸”。实际是传统麻将的改良版，多了赌博性，少了趣味性。

理好筹码后就开始搓牌了。现在的搓麻将已经名不副实了，一律是自动麻将台，只要麻将牌从台面的圆孔里灌入台肚，机器转动，就能自动洗牌，边洗边由牌中的磁铁作用，依次理好。一按电钮，洗好的牌全自动升上台面，再由庄家按动骰钮，随骰点开门，扳出原子，各家就依次拿牌，经过整理后，即由庄家先行出牌，雀战就开始了。

坐在东风位上庄家的牌似乎太好了，几乎清一色的筒子，有原子、白搭，外加座花。俗语说丑牌好打，好牌难打，这副牌好得几乎不知道先打出什么牌好了。三个闲家等得不耐烦，齐声催道：“小姐，快出牌。”

被称作小姐的庄家已经六十多岁了。因为她原是锡剧团的头牌花旦，一直出演剧中的小姐，特别是扮演《珍珠塔》中的小姐陈翠娥，名闻春江，所以台上台下人们都称她为小姐。如今她已从剧团退休回家，所以常来搓搓麻将，解解闷气。

小姐见催连忙打出一张牌去，说：“别提了！现在小姐都贬值了，今朝我去一家小吃店吃面，那个腰身像水桶一样的老板娘，我叫了一声‘服务员’，她连理都不理，有人喊她老板娘，她也只是斜了斜眼，有个小青年喊了一声‘小姐’，她要紧屁颠屁颠把一碗加料加量的面端

了过去,你们说气人不气人?”

三个人听了都在暗笑,叫那个胖老板娘是小姐贬值,那么叫她小姐,不是小姐贬值,倒是老太婆升值了。他们看看小姐打出张什么牌,谁知小姐打出的竟是张原子。照牌规打出原子就是要做“相公”的,即再好的牌也不能成胡了。

接着轮到下家摸牌出牌,几个人都在催了:“三婶娘的牌越打越腻了!”

三婶娘是张乾坤的隔房婶娘,村里人一般都沾亲带故,所以大家都喊她三婶娘。老头子去世前是翠园村的村长,为人正直,受人尊重。当他一病不起时,想到无子无女,老伴身后无靠,就第一次徇私,将三婶娘申报了“土地工”的名额。当时市二医院征用翠园村一片菜地扩建住院大楼,作为补偿,录用了三婶娘作为土地工。但三婶娘年龄偏大,既无技术又无文化,院方就让她去看管脚踏车。不到两年就给她办了退休手续。开始退休金拿不到1000元,随着企事业单位工资福利待遇的剪刀叉越来越大,她现在月收入已接近2000元了,比村里的不论在在职的或下岗后靠房租生活的村民收入都要高,而且逢年过节,医院送来的过节礼品可以摆满一张八仙桌。她衣食无忧,心态平和,每逢发养老金时,就邀上村里一帮老姐妹,或是到大娘点心店饱餐一顿无锡小笼馒头,或是去新隆盛饭庄叫上一桌和菜,喝点小酒。晚上就到麻将室来轧轧闹猛,白相相。她手头宽裕,不计较这种小麻将的输赢。一次有个邻居叫羊白毛的青年砸“二八杠”输急了眼,开口叫了一声“三婶娘”,向她借200元,她二话没说甩出了两张红票子。羊白毛一把就输了,又叫了一声“三婶娘”,向她借1000元,她照借不误。一晚上竟然借给他3000元。从此以后,只要场子里有人缺钱,只要数目不大,喊她一声“三婶娘”都能如愿。于是“三婶娘”的名号就喊出来了。三婶娘见众人又喊他“三婶娘”,不由连连摆手:“快别叫我三婶娘,我要叫他娘舅了!”据说羊白毛已欠了她两万元,有借无还,而且人影不见。使得三婶娘很烦心,所以打牌时,差点把一只花当作一束打了出去。她叹着气说:“现在欠债人比讨债人狠

啊,黄世仁和杨白劳颠倒过来了。”她今天来麻将室就是为了寻找羊白毛的。

这句话触动了坐在西风位置上的堂娘娘的心事。堂娘娘是本地人对衣着比较讲究,仪表注重修饰的中年妇女的一种称谓。她也是为讨债、欠债所累。她丈夫是个小建筑承包商,周旋于剪不断理还乱的三角债之间,名义上是在外地工地上监工,实际上是一天一个地方地躲债,就连堂娘娘的居住地址也是秘而不宣的。她附和着三婶娘的话:“我是讨债、欠债的味道都尝到了,做生意真难啊!”本来三婶娘打出的一束她是要碰的,结果一上心事,却失碰了,丧失了一次进张胡牌的良机。

要说难,谁也比不上从坐北风位置上的先生难。他是一个小学教师,本地人称教师为先生。先生的妻子最近查出子宫肌瘤,没承想开刀一化验,竟是癌症,只好做了子宫全剔手术。这几天正住在市二医院里做化疗。先生整天守候在病榻旁,今天岳母替他顶班,让他回家睡觉。他哪里睡得着,在家里担心,想到医院,又怕再去医院见了病人伤心,就来到家门口的麻将室来消磨时光。此时他正呆瞪瞪地看着门前的一串牌。

“先生,怎么不动呀?”几个人异口同声。

先生喉咙咕噜了一下,将门前的牌一下推倒在桌上,惊呼一声:“胡啦,天胡地胡,真是喜气临门呀,看来我老婆的病不碍事了。”

天胡是庄家一摸十四张牌就成胡,地胡是闲家摸了第一张牌就成胡。这是麻将桌上极罕见的现象,所以三人都伸出头去查验,又异口同声地喊道:“先生,你黄胡了。”

先生的牌胡是可以胡的,但他把坐风搞错了,把二番看作三番,不足“二百四”,所以是“黄胡”。按牌规,“黄胡”是要罚的,要赔给每家一个“腊子”钱,腊子即满贯之意,即要给每人五元钱的筹码。先生的脸顿时阴暗起来,他说:“看来我老婆的病凶多吉少。”

因为兰室靠近梅室,在座的几个人都对梅室的诡秘现象感到惊讶,自然地把话头引到梅室中的几个人。

堂娘娘说：“那两个女人，说是姐妹，怎么一点也不相像呀？再说口音也不对。她俩究竟是什么关系？”

小姐也附和道：“这两姐妹腔相、姿态都没一点相似的地方，真让人觉得奇怪。”

三婢娘是当方老土地，她当然比较了解人情世故，说：“她俩不是姐妹但也可以称作姐妹，就像菊英和那个红梅，是前后妻的关系，也可叫大小老婆，也可称姐妹，这两个女人的关系就有点像。”

先生是知识分子，悟性比较高，说：“我明白了，两人是大奶与二奶的关系。”

猜疑声中，四人又搓起了麻将。

兰室的东边是竹室，是这所民房里的“厅”。面积也不小，但给楼梯占去了不少地盘。加之北边通厕所、厨房、后门，西边连接兰室，南边通菊室和小店，还要登梯上楼，人来人往，四面八方都有门，又占了不少地方，原是主人吃饭的场所，现在腾出来摆上了一张牌子桌，把吃饭桌搬进了厨房。自从一个诨名“二百五”的赌客引进了一种赌法“牛牛”后，这里再不搓麻将了。“牛牛”类似传统的大牌九，大牌九用的是32张的牌九牌，什么“天地人和、长短杂牌、至尊为大、统吃大家”等等。“牛牛”用的是麻将牌的筒子，加上四张白板算是十筒共40只。大牌九前二后二比大小，“牛牛”则是前二后三，后面三张牌要凑满整十的数字，再用前面两张牌比大小。如五张牌中的三张牌凑不满整数十的就叫“没牛”，三张凑满十后，前面两张牌加起来也是十，就称为“牛皮”，牛皮最大，没牛最小，中间则是牛九至牛一，大小依次排列。当然牛皮与没牛之间也有大小之分，另外还有不同的吃赔率。五张牌中有四张一样的牌，称为“炸弹”为最高的1:4的吃赔率。说似复杂，但只要看上五分钟就能学会的，所以吸引了大量的赌友。一直人头攒动，气氛热烈。这时虽已聚集了不少赌友，但尚未开局。只有一个三十多岁的时髦女子在玩麻将牌“通关”的游戏，众人围在桌旁，指指点点，喊喊嚷嚷地围观，他们都等着有人坐庄家来开庄。

时髦女子叫孙小美，是欢乐宫宾馆服务员，她的男人在吃官司。她不离婚也不甘寂寞，就和人如其名的漂亮小伙子羊白毛姘居了。如今羊白毛欠了三婶娘的钱后不知去向，她又开始物色新的对象了。在欢乐宫舞厅与麻将室的店主贾志高跳了几次舞，觉得贾志高舞技高超，人也长得不错，似乎对她也颇感兴趣。所以她就常往麻将室跑。

“小美，不如你就推庄吧！”有人怂恿说，立即得到很多人的附和。

孙小美说：“骰子不是好随便拿的。身上没有几千元钱，是开不了庄的。”

修脚踏车的阿二说：“你当小姐的，还怕没有几千元钱？”

“开庄风险太大，我不开！”

有人不满意了：“风险大，机会也多呀！你怕风险，干脆就去搓搓小麻将算了。”

“五元头的小麻将老头老太和下岗工人玩的，我可不干。”孙小美说：“你们急什么呀，老庄家阿立就要来了。”

这时，有人又要吃孙小美豆腐了，“小美小姐，听说你发明了一个性交的计算公式，什么三九二十七，四九三十六，能不能再传授一下，最好是当众作个示范。”

原来，孙小美在打牌时，在女牌友谈论男女房事时，曾谈起过，夫妻间的性关系频率是以男人的年龄来计数的，即以年龄乘以九，如四十岁的男人，就是四九三十六，即三十天过六次性生活。她见提问的人不怀好意，忙辩解说：“那是我听老板娘说的，正好她今天也来到这里，你们可以叫她来传授示范。”

孙小美所谓的老板娘就是在梅室谈事的高大女士辛红梅，在场的人当然不敢去碰钉子找晦气。但议论一下还是有兴趣的。

有人说：“你那个老板娘，打扮起来是女人，不打扮是男人，到底是女人，还是男人，怎么计数呀？”

有人接着说：“肯定是男人，否则怎会研究以男人为标准的计数公式，如果是女人，像你小美小姐那样，来者不拒，还要计什么数。”

有人大声说：“你老板娘是男不男女不女的雌雄人！”

众人轰然道：“雌雄人！雌雄人！”

“来者不拒！来者不拒！”

要不是开庄的阿立此时来了，众人还不知要闹到什么程度。

竹室南边菊室的两张麻将桌正激烈鏖战着。这里原是小店的一部分，为了开辟这片赌场，只好将小店紧缩一下，靠里边的一张牌桌坐的是四个在职职工，事先讲好只搓“两将头”。一将四圈，即四人依次做四次庄，两将就是八圈，人称“卫生麻将”，意思是时间不长，不会太疲劳，只要连庄不多，两个多小时就能结束，在职职工明早都要上班的，不能白相的时间太长。

坐在东风位上的是一个公交车司机，外号“红塔山”。他有个习惯，刚坐下就要向小店方向喊一声：“拿包红塔山来”。这里有个惯例，无论是香烟、食品，一律是先拿货后在牌局散时连同台钱一起结账的，久而久之，他就有了这个外号。

坐在南风位上的是个卖眼镜的小业主，外号叫天窗。因为他的一对朝天鼻子十分显眼，两个鼻孔犹如一对天窗，所以得此雅号。

坐在西风位上的是一个菜贩，外号叫“爱司”。他头特小，加上两只特大的八字脚，活像扑克牌中的“A”，所以外号和长相也甚相配。

坐在北风位上的是个已经歇手的经销商，外号叫“坦桑尼亚”。他在加纳有个舅舅开办了一家华资企业，投奔舅舅后一直在非洲跑单帮。无非是做些服装和鞋子之类的生意。其实他并未到过坦桑尼亚，因中国在那里援建过一条著名的铁路，村里的解大胖子还在工地上做过烧饭大师傅，所以村民的印象中没有加纳，只有坦桑尼亚，所以奉送他这个外号。本来他已赋闲在家，手头有钱，完全可以大赌一把，只因身体欠佳，又想散散心，就凑到“两将头”的牌桌上来。

四人一边理牌、摸牌、打牌，一边议论着。议论的内容还是梅室的两个神秘女人。

天窗捏了捏朝天鼻子说：“这人男不男，女不女的，打扮得这样花里胡哨，是不是要勾引张乾坤？她不怕菊英发狠揍她。”

爱司不解地问：“不是冤家不聚头，她勾走了菊英的男人，又要想勾搭菊英的相好，今晚怕是来谈判的吧。”

红塔山说：“那个大女人是得了便宜还卖乖，有的是手段，倒是那个小女人蛮可爱，也蛮可怜的。”

坦桑尼亚也很赞同红塔山的话：“我听他们公司里的人讲，这女人，白天是司机，晚上是陪睡，真的可怜！”

“陪睡？”红塔山立即有了兴趣：“陪谁睡？”

“陪孩子睡，陪老板睡，还要陪老板娘睡。”坦桑尼亚业务范围广，所以消息灵通。

“真可爱，真可怜！”红塔山重复刚才的感叹，又补充一句，“真可惜！”

“可惜什么？”三人齐问。

“陪孩子睡，陪老板睡，陪老板娘睡。”红塔山一句一顿地数说着，又跟上一句：“就是不陪我睡。”

天窗说：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！”

爱司说：“你张大嘴巴，等天上掉下馅饼来。”

坦桑尼亚说：“你快去买彩票，等得了大奖，不愁没有美女陪你睡。”

“卫生麻将”搓得气氛非常活跃。

竹室靠外的一桌是四个外地民工，他们来自一地，同住一屋，当然是租借本地村民的。翠园村地理位置优越，出脚方便，不是一般服务员、营业员、纱厂女工等外来人能租住得起的。这四个人都是有一技之长收入较高的外来人员，其中三个人分别是电工、管道工和家电维修工，另一个是收破旧物品的，他虽无技术，但四人中算他收入最高，据说一年可挣五六万。好几年前，他收到一只旧手机。当时手机还很少见。收破烂的居然别上了大哥大，引起了村民的大哗。他喜颠颠地去申报“小城吉尼斯纪录”。登记人员向他白了白眼：“连叫花子都申报了这项纪录，你迟了！”其实他收破烂的办法倒是春江独创的，似乎可以申报小城吉尼斯纪录的。他在装废旧物品的三轮车上